

14

红灯盗

上

萧逸作品集



15

红灯盗

下

萧逸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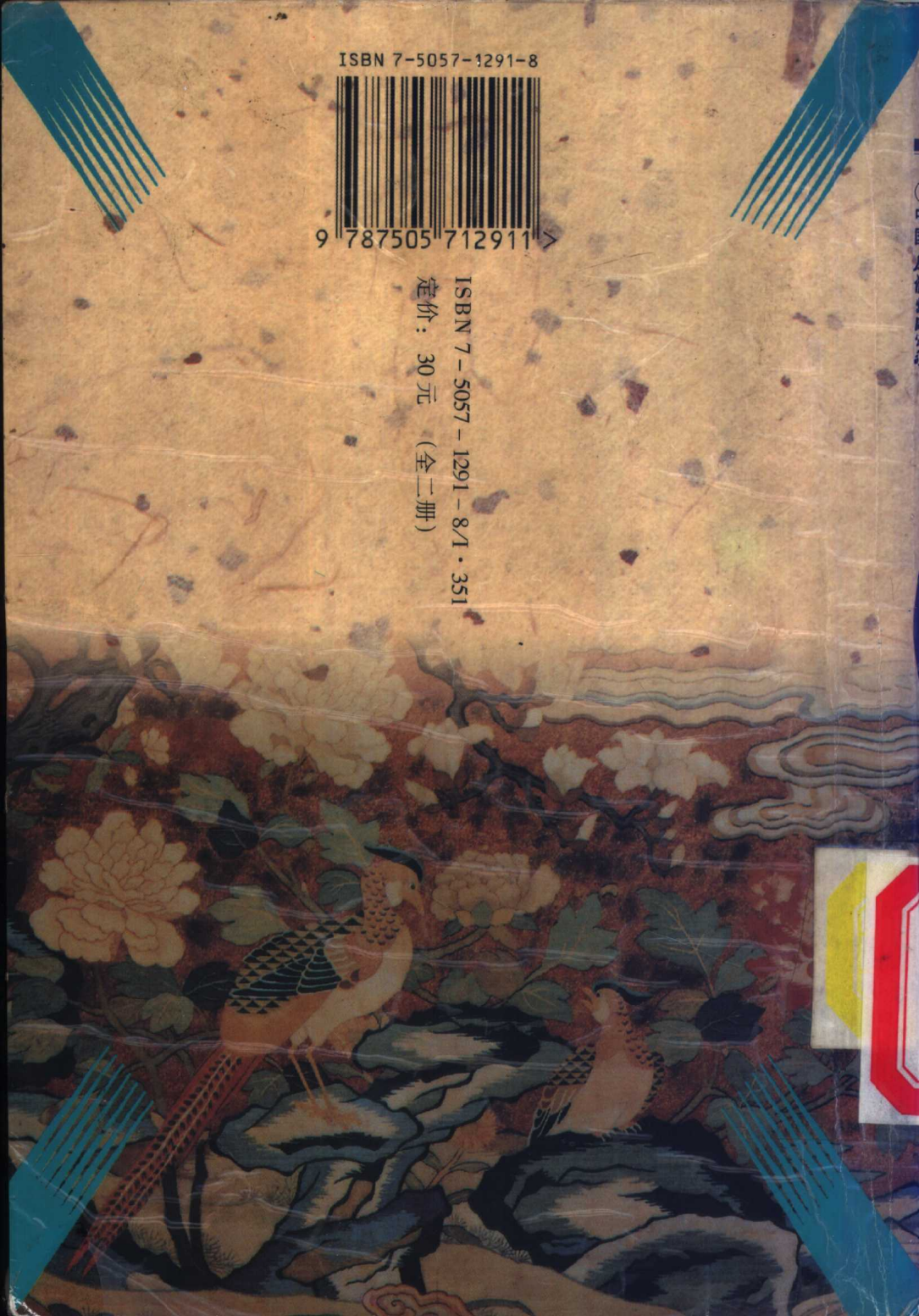


ISBN 7-5057-1291-8



9 787505 712911 >

ISBN 7-5057-1291-8/1·351
定价：30元（全二册）



14

红灯盗

上

萧逸作品集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北京联大 00078524

15

红灯盗

下

萧逸作品集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北京联大

00078523

(京)新登字 191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96-113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灯盗/(美)萧逸著—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12
(萧逸作品集)

ISBN 7-5057-1291-8

I. 红… II. 萧…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②侠义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4891 号

书名	萧逸作品集·红灯盗
作者	◎萧逸 著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发行
印刷	北京印刷三厂
规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0.5 印张 451 千字
版次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1291-8/I·351
定价	30.00 元 (全二册)

目 录

第一章	黑岭亡魂	1
第二章	山崩石裂	40
第三章	冢内枯魂	74
第四章	智斗玉鹰	108
第五章	鸿门之宴	140
第六章	笑里藏刀	172
第七章	水上佳人	204
第八章	登萍渡水	222
第九章	两张魔图	271
第十章	枝头春意	304
第十一章	不速之客	339
第十二章	身不由己	372
第十三章	风火道人	405
第十四章	活命郎中	432
第十五章	残师瞎徒	464
第十六章	金银双瓶	497
第十七章	古镜奇光	531
第十八章	亡命之徒	564
第十九章	玉石俱毁	596
第二十章	绝处逢生	629

第一章 黑岭亡魂

过关岭、渡盘江、经普安、抵云南，拨马西南行，遂入万山之间——少年冷红溪，他只不过一十七岁。

在短短的五年时间，他已尽得武林名宿钟先生一身真传，并被推崇为当前不可多得的少年奇才之一。

冷红溪并不自满，他的看法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而“欲学惊人技，需下苦功夫”，自己眼前这一点成就，实在算不得什么！

大体上说来，他是个高身材、宽肩、明眸，有着坚强的毅力的英俊少年。

这一次黔滇之行，在他看来，实在是冒险的大胆尝试，事实上他也果然遭遇到了极大的灾难！

人马奔行万山之间，路径崎岖，榛莽林密，已有十天之久，而瘴毒蛇兽，断崖悬谷，处处皆是，引颈前路，真有“行不得也”之苦！

在一外四周满是钟乳岩石的斜峰上，他渡过了漫长的一夜，可是一觉醒来，不幸得很，坐马竟走失了。

冷红溪怅恨万分，他背着行囊，单手仗剑，继续一路攀行前去。

翻过了这处乱岸，形势豁然开朗。

他真没有想到，在这断崖悬岭之间，竟会有这么美丽的一处地方。

眼前林木苍郁，泉声潺潺，天也似乎低了，大片的云块，白红相间，轻轻的浮在树林的上面。

冷红溪不禁精神为之一振，他匆匆的扑奔了过去，但见林木中夹杂着红黄不等的大小杂花，美极了。

他想：“我的马，也许跑到这里来了。”

林木之间，老藤纠葛，荒草过膝，只是那些红白不等的野花，却像是为人栽种一般，左右前后，很有规律的衍生着，行列井然！

冷红溪微微怔了一下，如果说这地方有人居住，也实在有些难以令人置信！

他徐徐的步入林内，惊动了大群的野鸟，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高有半人的野菊，一色的粉红。

正在这时，他耳中仿佛听到了一声苍老的叹息。

那声音，乍听起来，就好像距离一个朝代那么的深远、晦暗……说不出的阴森、阴涩，令人闻之毛发耸然！

冷红溪吃了一惊，他后退了几步，目光很快的向这附近转了一周，自己不禁哑然失笑。

“那是不可能的！”

他对自己说：“这里怎会有人居住，除非他不是人！”

因为他目光望不见一幢房屋，甚至于这林木之中，连一处岩谷也没有，如果说有人，那么，他会在什么地方？

冷红溪否定了这个怀疑，自己也觉得有些好笑，但就在这个时候，第二声叹息又清晰的传了出来。

苍老、阴晦，那确实是人的叹息！

冷红溪不由剑眉一挑，长剑一扬，道：“什么人？”

回答的是一阵阴沉的笑声，那声音仿佛是来自空中，又像是发自左右，沙哑的道：“人，不错了，这一次真正的是有人来了。”

“天啊！”

像是一个囚困在死牢里的犯人，对着光明祈祷一般，沙哑的声音继续说：“这不是在梦中吧？啊！冥冥的苍天……”

那是多么抖动、苍老，而令人战栗的一种祈祷：“二十年……二十年了，老天爷，你曾经在梦中答应过我，十年以前就赐给我自由的，为什么直到今天……为什么！”

接着是一阵令人为之鼻酸落泪的干泣之声，每一个音阶和声韵，都像是来自地狱的深处，那声音，好像令这些散布在眼前的野花，也都罩上一层愁云惨雾，而天空中美丽的云块，也黯然失色。

冷红溪持着剑，缓缓的转了一遍，他张大了眸子，心忖常闻人言，深山大泽中有木杲怪物出现，这该不是一个幽灵吧！

“孩子……”

那个声音是一种辛酸的抽搐、低沉、沙哑，但每一下，都像是有力的石柱，而深深的撞入冷红溪的心扉，他说：“不要怀疑我的存在，我和你一样……孩子，我同样也是一个人……一个最不幸的人！”

冷红溪战抖了一下，可是他到底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在他谛听了这几句话之后，不由面色一沉，叱道：“你是谁？身在何处？”

回答是一阵冷涩的笑声，道：“不要这么对我说话……”接着冷冷一笑道：“由你的声音上判断，你大概还不到二十岁，该是不错的吧？”

冷红溪倒退了一步，大声道：“你到底……”

苍老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那么，我该是比你祖父还要大上很多了，这大概不会错吧！”

这一点，冷红溪倒是深信不疑，他皱了一下眉，呐呐道：“可你是谁？我怎么看不见你？”

一阵含糊的低语，老人像是在对自己说话，接着又凄惨的笑了，说道：“你自然会看见我的，孩子！”

冷红溪向前疾行了七八步，他隐约看见一些嵯峨的崖石，但那只只是视线中一个模糊的阴影，像是云雾中的“海市蜃楼”。

他紧紧的握住剑把，惊异的道：“你到底在什么地方？”

老人咳了一声道：“孩子，我相信你的勇敢，更可断定你是一个充满了同情仁爱的好少年，这些，我只从你的声音中，就可明白的判断出来。”

冷红溪冷笑了一声，道：“这也不一定，我的仁爱和同情，是绝不会浪费在恶人身上的……”

他似乎已经发觉到，这隐身不出的老人，对自己在从事一种可怕的说服！

老人笑了，他说：“世上没有一个绝对的好人，也没有一个绝对的恶人，善恶的观点，只在你个人的判断，这一点，孩子，你有何意见？”

冷红溪怔了一下，点了一下头，像是默认了，老人不待他回答，又接下去道：“那么，一人在阴深的石牢里，叹悔了几十年……即使他是一个典型的恶人，也嫌太过分了！”

冷红溪一惊道：“这么说，你是被人关在石牢之内的了？可是，我怎么看不见你？”

他茫然的四下望着，希望能看出一些端倪来。

老人阴森森的笑道：“孩子，如果你被人关禁在石牢内，数十年之久，你会对人生出一种什么看法？”

冷红溪怔了一下，呐呐道：“这个……我不知道！”

老人冷笑了一声：“你自然是不会知道的……”

说到此，他又咳了一声，非常温柔的笑道：“好了，我们还是谈眼前吧！”

冷红溪怒道：“可是我连你身在何处都不知道，你是谁也不清楚，我们又能谈些什么？”

“自然是可以的……”

老人嗡嗡有声的笑了，他继续道：“说实在的，我现在极需你的援手帮助，你该不会拒绝我吧？因为你是我二十年来，唯一见到的人……”

说到最后，笑声已为一阵怒哼所取代！

冷红溪呆了一呆，他已明白了老人不幸的遭遇，同情之心，油然而生！

他呐呐的道：“说说看，也许我能帮助你！”

老人呵呵的笑了，可是紧接着他又冷笑了一声，道：“我们不妨谈个交易，老实说，你也不见得就吃亏，我很不高兴听你所谓的也许，或是可能，一个年轻人行事要果断、干脆……”

说到此，长叹了一声，道：“我在你这个年岁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毛病！”

冷红溪冷冷一笑，讥讽地道：“所以，你才会在这里住了这么久！”

老人狂笑了一声，声调嘶哑的道：“骂得好！孩子！我们不必谈这些，我是说，你是答应了吧？”

冷红溪点了点头道：“就算是吧！”

“很好！”老人笑了一声，可是立刻又道：“我要告诉你，我很讨厌听你这种口吻，你还是换一种语气吧！”

冷红溪也忍不住笑了，老人继续道：“首先，我们应该移近

一点，这在你来说，可以省很多力气，不需要再大吼大叫！”

冷红溪笑了笑，道：“你也一样！”

老人冷哼了一声道：“一点也不一样，你是不能和我相提并论的！”

冷红溪不由面色一红，事实上他在和老人对话时，确实每一句话，都以丹田真力发出，那是很费劲的，于是他点了点头道：“好吧，你告诉我，你在哪里，我过去！”

老人笑了一声道：“好！好！我要想一想……”

冷红溪正自不耐，老人咳了一声道：“这就是了，少年，你先告诉我，在你身前，是否种有一排排的树？”

冷红溪摇了摇头道：“是一排排种得很整齐的花，不是树！”

老人大笑了一声，道：“这是一样的，如果我猜得不错，它们共有五排，该是不会错吧？”

冷红溪依言一算，果然是有五种不同颜色的花树，参差的生着，乃点了点头道：“你猜得不错！”

“自然是不会错的。”老人颇为自信的道：“现在你听我说，先由第一排花树之间横走过去，再由左面穿入第二排。”

冷红溪已迫不及待的依言行去，老人大声道：“再由第二排正中直入第三排，千万不可走错，否则你将走不通了！”

冷红溪不由一惊，他站住了脚步道：“这些花树排列的秩序，莫非是一个阵式么？”

“一点也不错！”老人冷笑了一声道：“你只要照我之言前进，那是万无一失的！”

冷红溪呆了一呆，现在他才觉得有些后悔，暗责自己也太冒失了，如果老人心术不正，自己可能受害不浅！

但他为人仁厚正直，心中微微一动，却又立刻把这些疑念打消了，继续依言前进。

他照着老人指示，一直走到了第三排花树之间，那是一丛红色的夹竹桃，开得如火一般的红。

老人微微问道：“现在你要前行七步，数出数目字来！”

冷红溪毫不迟疑的前进了七步，高声道：“一二三四五六七！”

“好！”老人大声道：“现在你仔细看一看在你眼前花木之间，是否有一个空隙，或者有一个石块？”

冷红溪低头一看，只见眼前夹竹桃之间，果然立有一块白色的石碑，约有半人高。

如果不是老人提醒，自己是万万看不出来的，他手按向石碑之上，还未说话，老人已焦急的问道：“怎么，你没有发现？你仔细的再看一看！”

冷红溪冷然道：“我发现了一个石碑！”

老人惊喜的大声道：“推开它，孩子！”

冷红溪依言一掌推去，他掌力极重，一掌下去，那石碑霍地向后一翻，发出了“砰”的一声。

在冷红溪的视觉里，仿佛是眼前猛然一亮，足下一跽，不知怎么，身子竟自然进到了第四排花树之间。

他口中“哦”了一声。

老人对于这些声音，似乎清楚极了，他呵呵笑道：“好，你现在大概已进来了，我们距离已在两丈左右了。”

冷红溪吃了一惊，道：“可是，我仍然看不见你！”

老人冷笑道：“你马上就可以看见我了，不过，孩子，现在我要提醒你了，你已处身在微妙的“太极两仪阵”之中，你的进退只能由我，却由不得你了！”

冷红溪呆了一呆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老人一笑道：“不信，你回过头去看一看就知我所言非

虚了！”

冷红溪猛一回头，不由顿时就呆住了，那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目光所见处，竟是无限无穷的红黄花树，密密森森的展了出去，来时所见的林木山泉，却成了一个虚无的缩影，远得令人望之模糊不清！

冷红溪不由吓得倒抽了一口冷气，他猛地身形纵起，足下拔起了七八丈高下。

可是当他身形向下一落，才发现到，仍然是立身在原处未动，这一惊，他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

昔日，他从钟先生习艺时，也曾研究过所谓的阵图之学，可是均不外八卦、五行之类，今天这种情形，他却感到意外，惊奇不置！

老人呵呵大笑道：“少年，你还不相信么？”

冷红溪咬了一下牙叹道：“这是一个奇妙的阵式，可是我只要有时间，定能破开！”

“好大的口气！”老人不屑地笑道：“孩子，你是没有办法的，此阵足足费了我五年的思考之力，才算洞穿奥秘，我想天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能够破开它的了！”

冷红溪冷冷一笑，沉声道：“我该怎么才能走到你身边？”

老人道：“现在就容易了，你我相距就在眼前，其实此阵说穿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冷红溪有些不耐，他真不明白，这老人身处牢内，居然还有心说这些闲话。

令他真正惊奇的是，老人谈话的声音，果然像是近了许多，就如同在眼前一般，这时又闻得老人道：“现在你不妨把身子蹲下来，就可看明一切了！”

冷红溪将信将疑的蹲下了身子，说也奇怪，他本来所见如

同“海市蜃楼”的那些远景，赫然竟在目前。

只见无数高峰，嵯峨入云，怪石嶙峋，老藤蔓延，完全是换了一个乾坤。

他忙站起身子，情形却又回复如初，由不得口中惊奇的赞了一声：“妙哉！”

老人冷笑了一声道：“有啥了不起？我能设下更好的，管老儿还梦想这阵式能羁绝我的一生，哼哼！简直是做梦！”

冷红溪皱了一下眉道：“管老儿是谁？”

老人狂笑了一声，怒道：“管青衣，那老天杀的！”

冷红溪不由心中一动，他好像听师父曾经说过，有这么一个怪人，武技高不可测，一向出没在番苗部族之间，他虽是一个汉人，却极少管汉人的事。

当时不禁对眼前这个老人囚禁于此，感到惊奇与怀疑。

老人冷冷一笑道：“孩子，不要多耽误时间，我还预备在日落之前，赶到黔南的飞云岭去呢！”

冷红溪不由又是一惊，因为飞云岭他来时曾经经过，距离这里至少也有五天的路程，这老人居然说要在日落之前赶到，显然是太夸张。

他不由微微一笑，并没有当面取笑他，遂道：“我怎么通过这最后一道阵呢？”

老人紧张又颇焦急的道：“你的轻功如何？”

冷红溪奇怪的道：“你问这个作什么？”

老人冷笑道：“管老儿这最后一关，名谓“子午高桩”，你如果没有能跃腾八丈以上的轻功，休想妄入雷池，那么，你和我也都完了！”

说到此，竟沙哑的笑了。

冷红溪不由呆了一下，心想：“好毒的老人，这话他在开始

的时候，竟不告诉我，如我没有这身轻功，岂不要被困阵中，和他一样的，终身不得外出了？”

想到此，真有点儿不寒而栗，对于这个老人，更不禁生出了很大的戒心！

“试试看！”老人急迫的道：“使出你全部的内力！不妨用一鹤冲天！身躯微微向前一点！”

冷红溪到了此时，已是“进退维谷”的局面，他也只有一切听从于老人了。

当时一提丹田之气，两手高提腋下，足尖轻举，猛地两臂一振，蓦地把身子腾了起来。

他自幼从师，元气充沛，轻功上更有独特的造诣，此刻全力施展，身形一起，足足有九丈高下！

在空中翩跹的一折，如同平沙落雁一般，已把身子斜飘而下！

身形一落下，发现眼前景色和方才已迥然不同。

此刻他立足之处，竟是一片悬崖飞岭，四周乱石崩云，天风劲冷，老人于此时大声笑道：“好孩子，真了不起，你已经进来了！”

冷红溪目光四下一打量，只见高峰如林，泉水淙淙，还有高挂的瀑布，山岩之间，遍生着翠绿的松树，浴着天风，时发松啸。

老人又哈哈的笑了，由笑声中证明，他的身子是在剧烈的跳动着，那是一种喜极欲狂的声音：“我自由了……想不到我莫环竟还有今天！”

接着是一阵悲怆的笑声，声如豹吠，闻之令人毛发栗然！

冷红溪这时已能清晰的辨出笑声的来源，他循声扑过去，却见是一处危耸的巨岩。